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19年9月13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宋雪琴

月光下的舞者

◎桑丹

“我从前有个肠胃不好的毛病，每当一发作，我就做碗‘穷查酒’来喝，美美地睡上一觉，第二天就没事啦，杰娜，你还记得不，你小时候最爱喝‘穷查’，有一回喝多了，差点醉死罗”。扎西翁姆说。

天使问：“穷查酒是怎样做的？”

扎西翁姆说：“把青稞酒或者白酒烧热，掺一点水，加酥油、蜂糖、糌粑，趁热喝，最滋补身体。”

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听，扎西翁姆永远都是兴致勃勃的，看来，今晚她的精神比三个年轻人的精神还要好。

“说起酒，我们一家都和它有缘，杰娜的父亲爱喝，我年轻时也爱喝，杰娜也喝得几口，记得我十几岁在实验小学读书，还帮范校长酿过酒呢”。扎西翁姆打开了话匣子，真应了达多城的一句话：“犛子是枪撵出来的，话是酒撵出来的。”

扎西翁姆的酒，让这个夜晚沉醉了，扎西翁姆的酒，开启了画家闪电般的灵感，他仿佛看见遥远的青裸地，像一片被太阳点燃的金色火焰，那自由奔放，激情万丈的火焰燃红了整个天宇，一个野马似的女人沿着青裸地向前奔跑，她年轻美丽的面容红扑扑的，是天使？还是杰娜？还是扎西翁姆？她们一直在追逐着他，他不停地跑呵，他想到什么地方去。

“啊嚏”，天使响亮的喷嚏声起打断了扎西翁姆的话头，画家的沉思及以杰娜的烦躁。

“是不是感冒了。”扎西翁姆站起来去关窗户。

三个年轻人薄薄的衣衫在光溜溜的身上摇曳晃去，扎西翁姆对他们说：“我去给你们做穷查酒喝。”

阿妈扎西翁姆果然端来了一碗滚烫的、香气扑鼻的穷查酒，她用小勺给每人舀上一小碗，看着孩子们听话地喝下，她心情舒畅地哼起一首藏族酒歌，大意是：远行的人，请喝了这碗乳汁般的美酒，路过达多的时候，你不要被达多的女人迷住了双眼……

天使随悠扬的节奏在大腿上轻轻打着拍子，杰娜和画家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，是阿妈的酒帮他们驱散了寒意，他们为扎西翁姆的歌声鼓起掌来。

画家入神地凝视着扎西翁姆，她脸上的皱纹，淡淡的老年斑、眉宇间时光的沧桑以及她得体的汉式西装和藏式袍裙的穿着。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他快步冲进画室，抓起画桌上的纸笔，他笔下的线条在跳跃，在驰骋，他心中的扎西翁姆在闪现。

画家欣赏着这幅刚画完的画，沉浸于创作状态里的画家仍不愿放下手中的笔，这时，他听到身后传来杰娜声音：天使，你画的是天使。画家蓦地一惊，他们同时看到画纸上一位慈母般的、衣袂飘飘的天使在虚空飞翔。

画家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的脑海里重叠着两个不同的天使幻像，他感到一种轻微的挫折与失败。

杰娜被这幅画吸引住了，透过慈祥的天使紧裹在身上的衣裳，杰娜闻到了遥远的类似于母乳的气息，她吮吸着阿妈扎西翁姆饱满的乳房，她的体内发出一阵像婴儿一样因饥饿而啼哭的声音。

杰娜小时候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是她有一次报名参加了学校舞蹈队，晚上，她靠在院坝的墙角练倒立，正当她专心致志的时候，突然从她的视野中出现了双有力的脚，接着是两只顾长的腿，接着是丰满的臀部、胸脯，杰娜的视线稍稍抬高些，她突然觉得那双脚要把她踩碎似的，她感到害怕，手一软，“扑咚”滚落在地上，一股钻心的疼痛像电流传过右臂，她把头埋在两膝之间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阿妈扎西翁姆停下脚步，蹲在她面前，问她是咋回事，阿妈发现她的右手脱白了，赶紧抱她到医院去治疗。从此，七岁的杰娜和阿妈扎西翁姆拉开了一段漫长而疼痛的距离。

想到这，杰娜的右臂还隐隐作疼，她带着嫉妒和艳美的目光从童年的倒立变成了今天的仰望，为两个高贵美丽的天使，也为自己的卑微和无助，这是她无法逃避的选择之一。

画上的天使丧失了痛苦和虚无的秘密，以一种时间的方式发生着变化。

“阿妈，明天一早天使和画家就要走了，我们是不是……”

杰娜觉得先前对阿妈的态度有些失礼，这次，她以商量的口气说道。

“怎么？明天你们要走？”扎西翁姆吃惊地问道。扎西翁姆走回自己的房间，不轻不重地关上们。

雪花

【第2327期】

小说版精选

7

她望见门口那片竹林底下亮起的火光，一定是父母在那儿烧火煮什么东西吃。他们总习惯在深更半夜弄吃的。“太好了，”她轻声说。想到父母的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十年，那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一样过得舒心。母亲曾说，只有像他们这样逍遥自在的人才心情和胃口。十年以前他们的确没有这种习惯，白天忙不完的事情，整夜处于疲惫的睡眠之中。

——《曲莫阿莲回家》

穿戴完毕，玉珠打开雪花膏瓶盖，一股清香飘散开来，十分清爽。泽仁旺姆伸出修长的指头刮出一小坨洁白如雪的乳膏，抹到两颊、额头和下巴上，对着玻璃镜细细抹开涂匀，然后戴上嘎乌。她发现雪花膏所剩无多，得找人在打箭炉捎带两瓶回来。

——《女儿谷：1937》

扎西翁姆的酒，让这个夜晚沉醉了，扎西翁姆的酒，开启了画家闪电般的灵感，他仿佛看见遥远的青裸地，像一片被太阳点燃的金色火焰，那自由奔放，激情万丈的火焰燃红了整个天宇，一个野马似的女人沿着青裸地向前奔跑……

——《月光下的舞者》

人类至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女儿谷：1937

◎李左人

“我今天遭人暗算，这事还请两位大人查个水落石出，惩办凶手。”

胡仁济问：“那伙强盗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害你？”

“从拿的家伙看不上土匪。十三兄弟穿旧军装，武器精良，一人一马一支枪，干事利索。”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仍心有余悸。“害我的人肯定是我的仇家！”

桑姆悄悄躲在门外偷听。

钟秋果问：“你跟谁结仇了？”

“这事得从开头说起……”扎西旺吉随手把玩着鼻烟壶，结结巴巴开始讲述。

20年前，他哥任俄叠土百户，有木汝娃来牛场偷牛杀了看牛人。他哥向官府告发，县里抓捕了偷牛贼当众砍头。木汝头人单戈热登誓言报仇，趁他哥去县里交地粮，在嘎山将他哥和驮夫全部杀死。扎西旺吉接替了头人职位，他胆小庸懦，一味避让。18年前单戈热登把女儿泽仁旺姆嫁给丹增，木汝和雅卓两家结亲。没多久，他们组织两百余骑，南北夹击俄叠，围攻官寨三日，未能拿下。撤离时把附近村子洗劫一空，呼啸而去，俄叠与雅卓从此结仇。

钟秋果听说泽仁旺姆的名字，他正要给她带雪膏，便问：“泽仁旺姆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在女儿谷她可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哦！”扎西旺吉摇摇头，一脸怯色。

钟秋果惊奇地问：“多大年纪？”

扎西旺吉答：“三十出头吧。”

“三十五。”胡仁济说得很肯定。

钟秋果道：“哦，也不年轻了。”

“给两位愚人讲实话，我怀疑，今天肇事的元凶是仁清明措，他是我前妻姐姐的儿子。丹增一直想除掉我，扶持他取代我当本布——扎巴话，本布就是土百户。仁清明措是丹增的外侄，对他唯命是从。”

“丹增就是在灵雀寺整我那个麻子混蛋！”胡仁济对钟秋果说。“扎西旺吉兄弟历来听政府的话，派的地粮、乌拉、门户捐全都完成。丹增想杀他，就是想除绝亲近汉官者！”

“请二位大人为我做主，惩治凶犯！”

“放心，我们一定认真调查，尽快破案。”钟秋果安抚道。

客人们旅途劳顿，吃过晚餐便早早睡下了。

扎西旺吉回到睡房，掏出特派员送的珏琅鼻烟壶，同身上系着的鸡血玉鼻烟壶比较，显然是自己那只好。那是丁家锅庄替他成都一个破落八旗子弟手里买来的，因旗人急于换银子买烟土，只花了二十两银子。但这个一是省里官员送的，意义非同一般，他轻轻摩挲着，爱不释手。

每天，当第一缕阳光照到窗前，泽仁旺姆就起床了。

内地妇女穿衣是先内后外，康巴女人恰好相反，先穿长袍，束好腰带，再褪下身穿汗衣。汗衣长袖短袖，只能罩住胸脯和两臂。穿好后，再将长袍上拉套在外面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她们不穿裤子，必先以长袍代裙遮住下身才好穿上衣。泽仁旺姆早习惯穿裤，但仍保持着先外（穿袍子）后内（着衣裤）的着装顺序。侍女玉珠用铜盆打来热水，她搓汗毛巾洗了脸，然后坐到梳妆台前，让玉珠给她梳头理髻戴头饰。今天要迎接省里官员，必须认真打扮。

穿戴完毕，玉珠打开雪花膏瓶盖，一股清香飘散开来，十分清爽。泽仁旺姆伸出修长的指头刮出一小坨洁白如雪的乳膏，抹到两颊、额头和下巴上，对着玻璃镜细细抹开涂匀，然后戴上嘎乌。她发现雪花膏所剩无多，得找人在打箭炉捎带两瓶回来。

泽仁旺姆虽不画眉描唇，抹雪花膏已是超前的时尚了。一般康巴妇女冬天常用蜂蜜、酥油茶或碗儿糖（红糖）搽脸，刚涂上还水润，慢慢粘上灰尘，加之不洗脸，便变得晦暗、黧黑。牛场妇女为防凌厉强劲的山风皴脸，甚至用牛屎涂抹，让人见了惊吓不已。与她相比，泽仁旺姆有雪花膏滋养润泽，自然就如出水仙子般漂亮了。她挺挺胸脯，对着镜子偏着头端详一番，感觉不错，笑了笑，走出门，到顶楼经堂换供佛的净水。

前一段日子，传来刘文辉要全面推行保甲制的消息，她就开始思考家族的出路。昨天得到县里通知，说省上要特派员赈灾、推行保甲，办事处驻雅卓官寨。她感到此事非同一般，从康区实行废土改流、实施保甲的情况看，除公然武力反叛的土司头人被杀或被罢黜，顺从者都得以保全，甚至获得更大利益，兴亡得失在于是否识时务。在改朝换代之际关键是顺应时势，以变应变。她认定，不管是清朝皇帝还是蒋总统、刘军长，他们可以派派官到县城当县令、县长，但绝不可能把汉人派到下面的穷乡僻壤做官。在扎坝推行保甲制，只有让本布当区长、保长，难道还会像红军那样把娃子、差巴弄来当官不成？到时候特派员必定会根据现有实力、地盘大小，跟汉官的关系来分配权力，眼下最担心亲近汉官的老对手扎西旺吉从中作梗，于是要仁清明措将其除掉，三天了，不知得手没有，她跪在神龛前，忐忑不安，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，一切如愿。



温馨。苗青 摄

曲莫阿莲回家

◎阿微木依萝

“对不起，”曲莫阿莲擦擦嘴巴，将水瓶还给小女孩，“我不该抢你的水喝。”

“没关系啊，这本来就是您的。”

“呢？”

“不要吃惊。您的记性会好起来。有时候我也什么都记不住。”

曲莫阿莲不明白小女孩的话。并且她看上去像是被父母遗弃，手和脸脏兮兮的，衣服破烂，鞋子也没有穿，说不定混在这儿附近的某个山洞住了很长时间，平日里生活十分无趣，专门在晚上跑出来看看能不能遇到像她这样的路人，遇见了便一通胡扯，如果有人收养就更好了。

“别瞎猜了。赶紧走您的路吧！”小女孩又打开一瓶水。她总是没完没了的喝水。

曲莫阿莲狠狠地克制着想去抢水的冲动。她嘴里的药水味还没有清除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刚才路过那些泉水井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觉着干渴，此刻见了小女孩的水瓶却使她不能平静。

她又把水瓶抢了过来，一口气全部喝干。她不知道怎样解释。

“既然如此，您只能带着我走。我们也算是邻居，恰好顺道。”

曲莫阿莲不好拒绝。又打量一下，或许真是她从前认识的谁家的孩子。她刚想问姓名，对方又截住了她的话。

“我没有名字！您不要问。”小女孩绷紧脸子，好像被什么虫子咬了，很不舒服的神情。

“无名无姓的么？”曲莫阿莲非常生气。她不能控制脾气地向小女孩身上捶了一拳。以往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发生，她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性子。“该死的！”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又接着打下两拳，孩子趴在地上起不来了，她背上其中一只空水瓶变形，摔在一边，刚才它还发出了比它的主人还惨烈的空响。曲莫阿莲突然大笑，打完之后她的心情变好了。

“起来吧，别装蒜了！”她用脚尖去碰一下小女孩的手。

“真好！曲莫阿莲，你长本事了！现在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了……”小女孩突然站起，半边脸上还沾着泥巴，她觉得自己憋闷还达不到极致，因此后面的话不知道怎么说。

“当然，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关系！”曲莫阿莲冷笑道，扭头望向树林。

小女孩带着哭腔小声说了什么。迈开小腿朝另一边的树林走了。

曲莫阿莲如梦初醒，她不清楚刚才为何要发那一通脾气，想补救也来不及了。那个孩子已经走进树林，看不见踪影。

月亮在玉米地上空漂浮，脚步声把两只鸟惊飞。这儿已经是娘家的地界了。她坐下来休息，多少必须这样喘口气，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再想一遍。回去总得有个理由呀。事实上，她并不是被丈夫赶出家门，事情具体的原因记不清。她只有一丁点印象，他们并没有什么激烈的争吵，丈夫只是在旁边的屋子随口问了一句：你该回家了吧？她也简单说了声“是的。”情况就成了眼下这样：她独自走在回家路上的路上。可她并不想这个时候回去。

前面就是自己出生的地方，再有十分钟便走到那儿。她望见门口那片竹林底下亮起的火光，一定是父母在那儿烧火煮什

那些流着眼泪的女人们已经等在路的两边。她们做出伤心的样子，准备了很多中听的话。很久之前曲莫阿莲已经想到会有这种场面。

现在，如果想早点回家的话可以抄近路。但她知道这场见面不可避免。她们会抢先猜到她的决定。谁让今天是个坏日子呢，她被丈夫赶出家门——传到外面的消息就是这样的——女人们会抱着和眼泪一样多的同情来与她告别。她早就料到了。

“您可要好保重自己……哎，指不定明天我们也会……”她们哽咽着摇头说。

曲莫阿莲一一道谢。然后她揣着手走了。她要是能在这个时候洒几滴眼泪，那个男人的名声会更臭，她们也更满意这样的离别。但是她一点都不想哭。她的嘴角往上一撇什么话都没多说。事实上，她记性坏掉了，正在一点一点的，像朽木一样坏掉。如果这些人不是出现在房子周围，不用回忆就知道她们是自己的邻居，她根本也无法一个一个地想起她们的名字。

她走到岔路口，那儿冲出一位老妇，一把将她抱住，她认识这个人。并且对这个人有点奇怪的感觉，可能是厌烦或者仇恨？说不清。她想绕开她走快一点，却被拦住去路。

“啊，天哪，他怎么能这样对你！”

曲莫阿莲拍拍老妇的后背，然后又将她轻轻推开，神态懒散地说道：“婶子，以后您多保重身体。我要走了。我走了就清静了，不是吗？”

她跟着孩子们一起喊这个老妇婶子。曲莫阿莲用柔和的目光看着对方，停了几秒钟，再向前走去。

“你怎么这样说话呢？算了。你一直就是这么说话的。没个好语气。我只是一片好心来送送你。”

曲莫阿莲抿抿嘴，不吭。

“阿莲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伤心？你不感到难过吗？这个事情落在任何人身上都该要哭了！”老妇非常吃惊，停止哭泣往前追两步，望着曲莫阿莲的背影。

“不，婶子，您其实什么都知道。算啦，我现在记性差得很。想说什么也说不好。您还是别耽误我了，要是再不走，天亮前都到不了家。您大概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。您是希望我早点走的，对不对？”

她预料的不错，身后不再有回音。那妇人肯定生气，肯定是在没有听完她的话就转身走了。

“她就是那种人。”她在心里嘀咕。

天边星辰时隐时现，曲莫阿莲已经很久没有在这样的夜空下行走，春天刚刚过去，初夏的林子中浮动松木和野花的气味。刚才所遭受的不幸的事件正在淡化。她伸手随便摘了一片树叶放在嘴边吹响。

“您可真有闲心啊。”

曲莫阿莲伸头打探，望见一张熟悉的小女孩的面孔，她说完话正在咕嘟咕嘟使劲喝水。

“你是哪家的娃娃，黑更半夜跑这儿来吓人。”曲莫阿莲说完，径直走去夺这个孩子手中的水瓶，太渴了，仰头便喝下一口。她一直觉得嘴里有股难闻的药味味道，也许是上个月那场大病留下的后遗症。

“您的记性太坏了。我很不高兴回答这个问题。”